

## 随笔

## 说说我的这些书

王天瑞

我的这十来架图书,绝大多数是从新华书店买来的,有的是从网上邮购的,也有的是从市场淘来的,还有的是在特殊情况下意外获得的。

这些书,只要一进入我的生活小圈子,便是我的亲密朋友,我就对它格外珍爱,爱护有加,既不会让它轻易迷失,也不会让它受到伤害,而是让它愉快地生活在阅读的世界里。

那一年,我跟随部队驻守边疆,环境险恶,条件艰苦。太阳一出,帐篷里陡然40摄氏度。天上飘来几片黑云,立马暴雨倾盆。全国人民没有忘记我们,慰问信、致敬电不断飞来。我们政治部还经常收到全国各地邮寄的图书,企盼我们小憩时看书学习。群联科的同志曾分给我十多本图书。一天夜里,天降大雨,山洪暴发,激流从我帐篷的床下冲过。大家急忙抢救东西。于干事说,科长,你的鞋被水冲跑了。我说,不要管鞋,快捞我的书。于干事说,书湿了,还要吗?我说,要,要,快捞。大家帮我把书抢救出来。果不其然,天晴后,把书在太阳下晒几天,也就干了。虽然书页皱巴巴的,但内容并不皱巴。这十多本书是:共青团湖北省委赠送的《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三辑第四分册)、《1983年湖北短篇小说年刊》《邹荻帆抒情诗》,南开大学出版社赠

送的《中国当代文学名篇选读》……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图书我还珍藏着。

一天下午,我闲来无事,骑着自行车在颍河大堤上闲逛,看到一个小书摊。一位青年人在水泥地上抻开三块塑料布,上面摆满了图书。我停住车子,下来认真一看,那书品相都很好,也是正规出版社出的书,缺点是出版时间有点久,但时间久又不影响书的质量。青年人还自定,大号书10元一本,小号书5元一本,都很便宜。不知青年人是从哪里弄来的书?估计是新华书店的处理书。我立即挑选了四大本,有《唐诗大鉴赏》《宋词大鉴赏》《元曲大鉴赏》《唐宋八大家全集》。付过款后,把书放进车篓,骑自行车,沿着颍河大堤往家走。岂料,雷声响了。我抬头一看,黑云压来。不一会儿,大雨点子扑哒扑哒落下来。不好,河堤上没有躲避之处,眼看雨要下大。我急忙脱掉上衣,把书包裹,可劲儿蹬起车子,飞也似的往家赶。雨下大了,哗哗哗……当我赶到家,浑身像个落汤鸡。哈,书没有淋着!老伴说,任淋书也不能淋人啊。我笑着说,淋人也不能淋书。

随着时代的大踏步前进,越来越彰显书的魅力。过去不读书也能走天下,如今不读书寸步难行。从幼儿园到大

学是读书,参加工作也是读书——紧密联系工作而读书,即便退休了仍然需要读书。一个人的一生,最不能缺少的,最不能被剥夺的就是读书。只有读书,才能跟随时代前进。如果停止了读书,立马就会被时代甩掉。要读书,就要有书。要读书,就要买书、就要集书、就要藏书。

一个星期日下午,我们小区来了一位收破烂的中年人,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边走边吆喝:“收破烂的来了,谁有破烂拿来卖!”我正在小花园边儿看蜜蜂在花上跳舞,中年人走到我身边停了下来。我不再看蜜蜂,而看向了三轮车,这一看竟看出了新奇!我发现三轮车上有一本旧书,便顺手拿了起来,翻了翻,说:“这本书你收时多少钱?”他随口说:“三五块钱吧!”我说:“这么便宜啊!”他以为我要卖书,肯定地说:“要是别人来收,三角钱也不值!”我又翻了翻,说:“这本书,卖给我吧,你要多少钱?”他一惊,可能对刚才说过的话有点儿后悔,说:“你也得让我赚两个啊!”我说:“可以,让你赚两个!”他说:“100块钱吧!”我说:“你三五块钱收的,卖100块钱,提价多少倍啊?”他笑了笑,无言以对。我说:“你出来收破烂,也不容易,很辛苦,这样吧,你按这书上的定价卖给我吧!”他接过



书,看了看版权页,同意了 my 的建议。于是,我俩便以39元钱成交。中年人骑着三轮车走了,春风得意,边走边吆喝:“收破烂的来了,谁有破烂拿来卖!”我也很高兴,这本书叫《大别山革命记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内有王树声、陈再道、王首道、詹才芳、秦基伟、徐海东、陈先瑞、李达、陈锡联、杜义德、刘子厚、段君毅、张千才等人撰写的文章。对我这个爱看党史、军事、革命史的人来说,岂不是一本闪闪发光的宝贝!

如今,随着媒体的发达,造成了很多人“浏览”大大超过了“阅读”,甚至热衷于浏览信息而忘却了读书。“一分钟也离不开手机”,似乎成了一种时髦。浏览是便捷的、舒适的、海量的,但却是零碎的、浅层的。有人惊恐:“长此下去,还会白痴化!”我想,说“白痴化”有点过分,但说知识的浅薄和浮躁还是可以的吧!现在,还有人把读书当成消遣,当成解闷,当成娱乐,把阅读当成“悦读”,我看,也是不太确切的。大家可以商榷!

要读书,就要苦读、精读、深读、细读,有的甚至反复读。朋友,有了时间,到新华书店,买几本大书,读一读,然后体悟一下,读书与看手机是不是有着不同的感受!②8

“点赞周口这十年”  
征文启事

从2012年,到2022年,这十年,我们伟大的祖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非凡成就;这十年,我们可爱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崭新发展。

这十年,我们既是美好新时代的见证者、奋斗者,也是巨大幸福感的获得者和体验者。十年,一个跨越历史的维度;十年,一段波澜壮阔的历程。十年之变,写在奋进的时光里,印在亲历者的笑脸。礼赞新时代,一起向未来。

周口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点赞周口这十年”征文火爆开启。无论您是翩翩少年还是耄耋老人,无论您是莘莘学子还是成功人士,无论您身处繁华都市,还是碧野山村,请您拿起手中的笔,记录成长中的心灵感动,回忆创业中的温暖故事,描绘生活中的细微变化,展示时代中的生动变迁。这十年,无论是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好的自己个人成长环境、更充实的获得感,您都可以尽情抒写,让更多人通过热气腾腾的文字一起分享“非凡十年 出彩周口”中您的温暖、您的幸福、您的喜悦、你的故事,还有我们对这个新

时代的深情礼赞和伟大祖国的美好祝福。  
一、征文要求  
1.以真挚的情感、生动的真实、独特的视角讴歌党的光辉历程,赞颂祖国的伟大成就,描绘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祖国与可爱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生活的巨变。  
2.主题突出,情节生动,真实感人。  
3.征文体裁不限,诗歌、散文、随笔、小小说均可,提倡短小精悍、真切平实的文字和朴实清新的文风,散文、随笔、小小说2000字以内,诗歌单首不超过30行。  
4.所有作品须确保原创首发,无版权纠纷问题。已在报纸刊物、媒体网络上公开发表或参与评奖过的作品,不能重复投稿。作品内容的原创性、合法性等由作者本人负完全责任。

二、活动时间  
即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三、投稿方式  
投稿邮箱为:zkrbdaoyuan@126.com。来稿请注明“点赞周口这十年”主题征文。

奔波在葱郁的棉田里。

农药打得多多了,虫子们对药性渐渐不敏感了,产生了抗药性。为了棉花的丰收,就需要逮虫子。记得有报道说,一个农民打药虫不死,就去逮虫,把逮的虫子喂了鸡,鸡却被毒死了。

清晨,我们在晨曦里踏着秋露,带了广口瓶子就出发了。虫子怕热,阳光一强,就躲到了棉叶深处,逮虫子就困难了。早上八九点之前,是逮虫子的最佳时间。每发现一只虫子,我都会慢慢地把曲曲弯弯乱动的虫子装进瓶子里。生产队时,是按虫子数计算工分的。

除了要除虫害,还要对棉花疏枝打杈,把疯长的枝杈折去。棉花在棉农的精心呵护下一天天茁壮成长起来。在一片秋阳里,棉花开出鹅黄、粉红、紫红的花。花蕊上,有花蜂采粉,还有马蜂飞来飞去。马蜂是吃虫子的。那时,我们常在深夜摘了马蜂窝,绑在棉花田里,把马蜂引进棉田,让马蜂逮虫。也常把电灯扯到棉田里,演一出飞蛾扑火的绝技。扑梭蛾子会繁殖一条条棉铃虫的。

一场秋风一场寒。待到黄叶曼舞时,棉花叶子日渐褐黄,青碧的枝杈也变成了黝黑色。在大雁南飞的日子里,棉花迎来了丰收。此时绽开的棉花如芦花,似飞絮,像白云。在

萧瑟的深秋,在广袤无垠的原野上,蓝天白云飘,棉花朵朵白,美得让人陶醉。棉农们舒展了笑眉,开始捡棉花,心情也一下子雀跃起来。此时,我会想起冬夜里母亲的纺车。昏黄的灯光下,这洁白的棉花,会在母亲的手里变成棉线,织成布,做成衣服。这洁白的棉花,会变成喧腾腾的棉被、棉衣;也会换成一张张钞票,变成我们的学费……随着改革开放,打工经济逐渐代替了农田经济。农民进城当了工人。种棉花虽有些收入,但几亩棉花从春忙到秋,从早忙到晚,“汗滴禾下土”,收入却很有限。且稍一不心,就有农药中毒的危险。况且,我们这里的棉花棉绒短,质差、价低,还不好卖。因此,家乡种棉花的渐渐少了,就成了“残花”,长不出棉花来。

过了几天,县曲艺家协会王主席来文联开会,我说起郑哥。县里的民间艺人都知道,他告诉了我一些郑哥的事情。郑哥的双腿是十年前在私人小煤矿失去的。他去技校学了裁缝技术,在镇上开了家裁缝店,生意还行。后来,大家喜欢买成衣,郑哥的生意萧条了。又去了一家福利厂,做些手工,再后来工厂倒闭,他回村了。干不了农活儿,就拜民间艺人学艺,他勤奋好学,很快学会了表演道情筒子。

王主席说:“小郑心灵,能现编现唱呢。”我问起高个子女人。王主席说:“女人是个聋哑人,四五年前嫁给了小郑。小两口很恩爱,他们儿子都上高中了。”我听完,很为郑哥高兴,又觉得哪里不对,郑哥结婚四五年,儿子怎么可能上高中呢?没等我问,他接着说:“那孩子是小郑开裁缝店时捡来的,懂事,知道孝顺小郑两口子。功课也好。”王主席又说:“小郑家种满了花草,有几十种呢,香气飘了大半个村子。①8

## 诗歌

## 山居(外二首)

翟赞华

面面青山心寂供,  
啾啾幽鸟竞相鸣。  
苍苍云海飞龙去,  
翼翼诗骚仄仄平。

## 山隐

独处深山隐老林,  
心如止水不思尘。

诗书为枕梦蝴蝶,  
尚有苏苏伴我身。

## 小院晨曲

振翅红冠啼日红,  
莺歌阵阵唤书童。  
芳邻敲键声声脆,  
半老徐娘忙练功。①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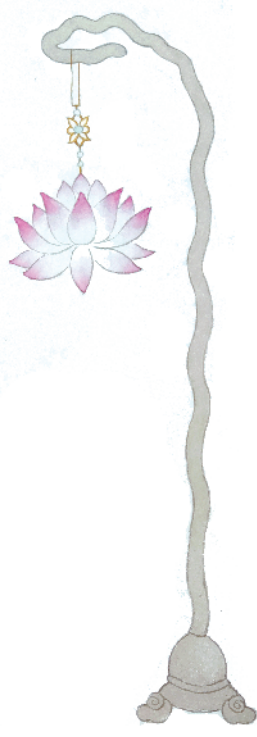
## 咏龙湖荷花

史学杰

龙湖荷花别样红,  
花开秀美醉长空。  
天然品性无需饰,  
芙蓉出水自清正。

## 二

十里锦香看不断,  
最美淤泥尘不染。  
三五小船撑将去,  
明月清风伴我还。



本版统筹 董雪丹 插图 普淑娟

## 小小说

## 春来花自香

焦辉

在民间艺术精品展演上竟然见到了郑哥,他坐着轮椅,右手拍击三尺长的竹筒说唱,左手敲击竹板伴奏,表演道情筒子《姜子牙卖面》:“太阳出来从东升,照到咱中国四大京……”

二十年前的时光,瞬间涌到我眼前。

我初中退学,去北京工地打工。工头把我的名字记进一个灰色笔记本,领我去工棚。我抱着蛇皮袋畏缩着站在工棚一角,头上的雪花开始融化。“嘿,你是哪县的?多大了?”一个高个子、圆眼睛的男人问我。我答:“十六,太康哩。”“我也是太康哩。老乡,挨着我睡吧。”他说着帮我支好木板,安放好被褥。他床头上有个方木桶,挂着个旧灰浆桶。皮桶里长着一棵单薄的植物。他得意地说:“这是我的春天。”他就是郑哥。中午,阳光从方洞照在绿草上,晚上,郑哥用塑料布封好方洞,把灯泡亮在皮桶旁,给他的春天加温。

郑哥长我八岁,身体健壮,干活麻利。他时常说,干活不能耍滑,要成一块刀刃上的好钢,这样人家才看得起。他领着我盘钢筋曾盘过一天一夜,保证了打地基的顺利进行。皮桶里的绿草,在一天中午开出紫色细碎的花,闻上去有淡淡的香气。这朵花,芬芳了我们两个多月的寒冷时光。

这里的活结束后,我跟着郑哥去

了安阳的一处工地。他到工地后,先找个破皮桶,在水料堆下挖了棵半黄的草植进破桶里。吃完饭有一段时间,我俩出工地溜达。我们识趣地靠路边走,知道城里人不待见。一个骑单车的女人经过后,我们面前的地上卧着个乳白色的钱包。我忙用脚踩住,蹲下装作系鞋带,趁机捡起钱包,遮在怀里打开,花绿的钞票像火苗瞬间燃亮了我的眼睛。

我说:“郑哥,我们发了。”  
“你想干啥?”郑哥说着眼睛瞪圆了。

“这是我们捡的。”  
“这钱是你挣的吗?”  
我低头不语。

“不是咱的钱,就不能要。”郑哥夺过钱包。

我与郑哥一起等那个女人。终于等到了女人,却耽误上工了。女人连连说谢谢,拿出几张钱给我们,郑哥摇摇头,拉着我跑了。

傍晚工地来了车地板砖,要找几个装卸工,现钱,每人二十五块钱。这可顶两天多工钱啊。地板砖很沉,满满一大车,我们六个人卸到夜里十二点多才卸完。

货主把钱给了一个粗壮的男人,让他给我们分。他给我和郑哥一人二十块钱,说是我俩年龄小、干活慢,拖累他们了。

郑哥说:“我们不比你少干。”

“咋,想刺毛?”粗壮的男人靠过来。

我心里一阵打战,退了半步。郑哥抄起拇指粗的钢筋棍,“噼啪”砸在铁架上,迸起一溜火星。郑哥把我拉到他身后,举着钢筋棍强硬地说:“把十块钱给我们!”空气沉闷,世界静极了。粗壮的男人小声哼了句什么,但没有动。僵持了一会儿,粗壮的男人扔过来一张钱。郑哥用脚踩住,踢到我旁边说:“焦辉,看看钱。”他仍举着钢筋棍,盯着粗壮的男人。我捡起钱,说:“郑哥,十块钱。”郑哥哼一声,拉着我转身走,我的腿有些软。快到工棚了,郑哥扔了钢筋棍说:“是我们的钱,就不能让。”

没过几天,我父亲病重,二叔辗转找到我,我跟二叔回家了,从此与郑哥分别。原想着同在一个县城,总有很多机会见面,没想到,一别二十年。

郑哥的容貌没有过多变化,两条腿却没有了。

他上下打量我,说:“焦辉,你胖多了,那时候你多瘦啊。”

我看着他空空的裤管,想问他怎么失去的腿,话到嘴边却变成:“郑哥,在安阳工地你皮桶里的春天后来怎么样了?”

他回忆了一下,笑说:“最后开花了,你猜是啥?”

“啥?”

道源